

Research on the Belief in Tianshi Taoism of Wang Clan of Langya Shire

Ke Zhang

Qil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Wang Clan of Langya Shire where Wang Xizhi lived was a large-scale family, and the doctrines or religious thoughts that he believed in and inherited showed a diversified state, although the main focus is on Confucian classics, most of the children of Wang family in Langya also believe in the doctrine of Heavenly Master,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of freedom of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academic consciousnes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ianshi Taoism is a form of Taoism, and Taoism is a local religion in China, and its highest belief is "Dao".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Belief in Tianshi Taoism of Wang Clan of Langya Shire for the study of aristocratic culture.

Keywords

Wang Clan of Langya Shire; cultural freedom; Belief in Tianshi Taoism

琅琊王氏家族的天师道信仰研究

张珂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中国·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王羲之所处的琅琊王氏家族规模庞大,其所信奉和传承的学说或宗教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虽然大体上将重心偏向于经学,但是琅琊王氏子弟多数也信奉天师道,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思想文化自由、学术自觉的时期。天师道是道教的一种形态,而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最高信仰是“道”。因此,研究琅琊王氏家族的天师道信仰对于世族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琅琊王氏家族;文化自由;天师道信仰

1 喜好服食,群体信仰——琅琊王氏世奉天师道信仰的表现

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中就提到了琅邪王氏乃周灵王太子晋之后,世传晋羽化而登仙,其后世子孙世喜养性神仙之术。这表明东汉时期琅琊王氏就喜好神仙方术,这也成为琅琊王氏家族信仰天师道的开端。

琅琊王氏家族具备信仰天师道的先决条件。首先,在两晋之际的衣冠南渡以前,琅琊王氏家族世代居于中国山东临沂东海之滨,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中说:“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盖滨海之际本其教之发源地”。^[1]位于天师道源起之地的琅琊王氏家族,其思想体系自然也受天师道影响较深。其次,琅琊王氏子弟有记载于史传的时间与道教产生的时间也比较

吻合,所以更能接近最原始的天师道思想。关于道教产生的时间,任继愈先生说:“在中国道教史上,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最初发展阶段。”^[2]最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风气也促进了琅琊王氏与天师道的联系。

琅琊王氏家族真正地信仰天师道,实际上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时期,信奉天师道表现最为明显的当属王羲之及其子王凝之。对此,《晋书·王羲之》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戈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3]道家最根本的诉求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所以服食丹药正是为了延年益寿,这与王羲之信奉道教的初衷也是相同的。王羲之雅好服食,志向并非入京为官,而是云游山水,与道士采药炼丹,寻求长寿之道。

王羲之等人信奉天师道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研究并实践服食之法,服食散药是王羲之那个时期道教徒最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之一。王羲之和王献之所写的《杂帖》,虽然内容较为杂乱且晦涩难懂,但是其中对道教服食之术有较为明确且详细的描述。王羲之对服食所需要的药材了如指掌,如“得足下旃闾、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4]此外,王羲之还精通服食丹药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如“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中之者,肠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服食对于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感受和影响,王羲之也有详细的记述,并且这些记述都是根据自己和周围人服食之后的真实反应加以总结,如“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4]

王羲之及其子孙热衷于与道士交游,其中来往最为密切与频繁的是道士许迈。道士许迈出身于丹阳许氏家族,也是魏晋南北朝最为著名的天师道世家。《晋书·王羲之传》中对许迈有记载:“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5]不仅王羲之之人与许迈交流多,王羲之的众多子孙,特别是王献之和王凝之二人,都常与许迈及许氏家人共同探讨服食、修道之事。琅琊王氏家族信奉道教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对道教礼节的遵守,如族人遭遇病痛的折磨,王氏子弟会采取“上章”“首过”等道教仪式来消除病噩。例如,王羲之在自己的小孙女生病时就对自己近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一番审视,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孙女才会遇疾。

纵观琅琊王氏家族成员的名字,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特点,从东晋中期王羲之一辈和王羲之儿子一辈之中,许多人的名字中都带有“之”字,如王宴之、王允之、王籍之、王羲之等,还有下一代的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和之等。对此,陈寅恪先生明确指出这是当时信奉天师道家族及其人物的命名惯例,是其信仰之标识,他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开头首先破译了这一文化之谜:“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故‘之’字非特专之真名,可以不避讳,可以省略。”^[6]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子弟中带“之”字的人名之多,可见琅琊王氏对天师道的热情在东晋中期达到了顶峰。

2 从宗教信仰到精神寄托——天师道信仰对琅琊王氏家族书法的影响

从人到一个家族,其文化信仰外化于形、内化于心,逐

渐会演变为一种精神寄托,进而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琅琊王氏家族世代信奉天师道,这一信仰对其家风、婚姻、交友、文化形态、人物心态等都或深或浅地产生了一些影响,其中受天师道信仰最为明显的是家族内士人书法文化的形态。

琅琊王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书法世家,晋代书法的代表性人物几乎全是琅琊王氏家族中人。究其根本,琅琊王氏书法地位的奠定和书法风格的形成都与天师道信仰息息相关。在陈寅恪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就对家族、天师道与书法的关系作了一定的介绍:“南朝书法自应以王、郗二氏父子为冠,而王氏、郗氏皆天师道之世家,是南朝最著之能书世家即奉道之世家也”。^[1]

为什么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家族往往会成为书法世家呢?因为天师道是一个信仰文字的宗教,成员大多是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字神通”的观念。天师道围绕这种对文字的信仰,经常开展抄写经文和撰写符篆等活动,这些活动直接推动了天师道信徒书法的发展。因为天师道要求抄出来的经书要工整、美观,所以王羲之等信仰天师道的书法家下笔的同时必定会对字形、字体有所研究,甚至追求书写的美感。熟悉道家典籍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天师道的代表性人物擅长书法者甚多,像魏夫人、葛洪、许迈等。还有《真诰》卷十九的记载:“三君(杨羲、许谧、许掾)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祁法,笔力规矩并与二王。”^[5]这里所提到的三君,都信仰天师道,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可于二王比肩。“符篆术”也是道家研习中的重要方术之一,有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特点,很适合书法家进行大胆地发挥与创造,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王羲之、王献之等人都有抄写天师道经文和符篆的经历,例如《晋书·王羲之传》的记载:“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之,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1]王羲之为了鹅尚且能写道德经,这说明抄写经文对王羲之来说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宋代米芾的《画史》中说:“海州刘先生收王献之画符及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手抄的经书和符纸都是琅琊王氏书法的呈现方式之一,既促进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书法技艺的精进,又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帮助了王羲之等书法作品从时间和空间上的流传。

天师道的文字和教旨对琅琊王氏家族内书法家的思维方式和性格气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其审美境界有一定的

提升作用。书法往往在虚无的境界中表现丰富的内容，有无相生、虚实相依、千变万化，极尽艺术之妙趣。所以对书写者来说，要完成一幅好的书法作品，还需要有恢弘的艺术空间和驰骋的艺术想象力^[6]。如果总是被世俗得失所羁绊，书写者的艺术想象力会被消磨殆尽，而天师道的处事方式正好能完美地避开这些问题。在修身养性方面，天师道倡导“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追求清心寡欲的状态，所以天师道的书作者往往能够保持“虚静”的创作心境。此外，天师道的修道者并不囿于一室之内，经常游历各地深谷大川、隐居山林，这样既能够陶冶情操，又能够洒脱怀抱。就像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集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信奉天师道的王氏子弟亲临山水，沉醉于山川的壮丽温柔，飞禽走兽的灵动可爱，体会自然人生的放达之美，

循自然之势，很容易形成魏晋书法特有的自然飘逸的风格，挥洒出王羲之那般“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作品，将天师道的清静无为的精神与书法艺术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5.
- [2] 任继愈. 中国道教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3] (唐)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东晋)王羲之. 中国书法经典: 王羲之十七帖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
- [5] (梁)陶弘景. 真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6] 杨玉秋. 天师道与书法艺术之关系——以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例 [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3(04):25-28.